

第一七二冊

方輿彙編

職方典

柳州府部

慶遠府部

思恩府部

(卷)

一四二一—一四三

一四三一—一四六

一四九—一四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醫部全錄

卷一百一十五

古今圖書集成

醫部全錄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一千四百十一卷目錄

柳州府部彙考五

柳州府古蹟考

陵墓附

柳州府搖鐘峒變考

柳州府部藝文一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唐柳宗元

柳州東亭記

前人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前人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宋曾鞏

職方典第一千四百十一卷

柳州府部彙考五

柳州府古蹟考

通志

本府

馬平縣附郭

龍城郡城 相傳有八龍見於江中故名

仙人跡 在天馬山麓有石自平地生出上有

足跡爲鍾呂二仙所留

斷碑 卽柳侯碑韓文蘇字豎柳侯祠內

楊廣峒 相傳儂智高幽楊廣於此

老君巖 去城南五里有石滴老君像因名

東亭 在府城南三十步柳宗元記

羅池亭 在府城東宋守朱軌建今燬

思柳亭 在府城東半里陶弼詩羅池刺史寡

塵緣畫戟牆頭築望仙黃鶴與誰同一去碧桃

無主又千年

雲錦亭 在朝京門外宋關庚建今圯

秀野亭 在北關外明成化間參將歐磐建

羅池館 在羅池旁明景泰三年建

三相亭 在駕鶴山麓宋丞相王安中與汪公

吳公建今燬

柑子堂 在府城西今圯

明秀堂 在府城中宋王安中建今圯

待蘇樓 在府治後宋新中建取杜詩春生南

國瘴氣待北風蘇之句新中自記

鎮粵樓 在北城外舊址僅存

城樓 在府城上唐建柳宗元詩城上高樓接

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

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

腸共來百粵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南樓 在府城中宋建摹張安國鄂州南樓大

字榜之

文昌樓 在城內十字街明有宦官贈鄉賢馮

彝昭代名卿四字匾額懸於樓上

潭中亭 在縣南關外明邑令吳仕訓修久廢

洛容縣 古蹟未載無考

羅城縣 古蹟未載無考

柳城縣 古蹟未載無考

懷遠縣

古平州 在懷遠縣玉口砦宋崇寧中置政和

中廢爲砦

允州 在懷遠縣安口砦宋崇寧中置又有安

口縣政和中廢

從州 在懷遠縣宋崇寧中置政和中廢爲砦

融縣

融水縣 在縣西本隋義熙縣融水乃唐改置

也洪武初廢今城隍廟卽其舊址

眞仙書院 在縣東眞仙巖前宋郡守李興時

建遺址尚存

眞仙洞 在縣南二十里

眞仙亭 在眞仙巖之前郡守鮑粹然建易被

有賦

會一閣 在城東五里眞仙巖傍宋僧知性建

寶慶三年融州參軍唐麟記今圯

來賓縣

武化縣 唐初置屬封川後屬象州宋熙寧中

省入來賓後復置南渡復省

象州

寒亭 在州城西宋時郡人謝氏建今圯

瑞蓮亭 在惠澤街方池中

扶疎堂 在謝家園內今圯

瑤光樓 在州西今圯

理學名儒坊 在南門外明呂景蒙立今頽廢

象臺 在州南三十里卽古州治平地突起

謝家園 在州南門外爲宋進士謝氏兄弟立
龍角池 在北門內州署後舊立苑置亭稱名
勝今毀

仙女池 在天蓋山象州城外
陽壽縣 在州城內隋置唐及明并入象州

武宣縣
望仙閣 在縣內以關西武宣縣有仙人故名
御書閣 有宋太宗御書故名

賓州

閱武堂 在州城中宋陶弼詩南嶠風雲久肅
清壤溝殘壘號昇平官曹惟識簿書字民俗不
知金鼓聲往歲忽傳南詔檄近時方築伏波營
安城太守深邊計菡萏花開閱水兵

廢嶺方縣 在賓州城內漢置唐于縣置賓州
以思干縣省入宋與州同移於舊城北二十里
廢瑯琊縣明井入州

古賓州 在城南十里僞劉時知州蒙延永爲
賊所害宋開寶間知州楊居政遷置今廢爲賓
化鄉

領方縣 在賓州城內漢置唐改縣屬賓州宋
遷治於舊城北三十里廢

青水澤 在賓州東五十里今遷置於遷江縣
廢

澄碧亭 在州境今圯

桂亭 在城今圯

環江樓 在州城中舊名凌霄又名觀風

雅歌樓 在州境今圯

紫翠樓 在州境三里今圯

南樓 在州南今廢

北樓 在州境北今圯

翠中樓 在城外今圯

上林縣

迎春樓 在城南門

廣惠樓 在城東門

富寧樓 在城東

得月樓 在城西知縣馮德讓建

望江樓 在東城之角指揮孫壽建今圯

明山仙跡 險道山梯人蹤罕到相傳盧陸二
仙化身之地每遇亢旱禱雨立應

陵墓附

本府

劉黃墓 在府城西五里黃唐昌平人以貶官
卒葬於此李商隱哭黃詩一叫千回首天高不
爲聞已爲秦逐客復作楚冤魂

融縣

李仙墓 在縣西十里乃李仙賤子之墓

柳州府猺獞峒蠻考

宋

仁宗至和元年融州大丘峒蠻楊光朝內附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云 按本傳至和後又有
融州屬蠻大丘峒首領楊光朝請內附又有楊

克端等百三人來歸皆納之

高宗紹興四年廣南東西路宣諭明臺請罷平

觀二州從之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 按本傳四年廣南東

西路宣諭明臺言平觀二州本王口岩處廣右

西偏舊常無虞崇寧大觀間邊臣奏請置州其

官吏諸軍請給費用悉由內郡於是騷然莫能

支吾政和間朝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者謂平州

西南重鎮兼制王江從允等州及湖南之武岡

軍湖北之靖州桂州之桑江峒獞以故不廢臣

自歷邊即乞罷者前後非一內攝官吳芾嘗充

經略司准備幹當頗得其詳平州初隸融州亦

羈縻州峒舊過湖北渠陽軍置融江岩及文村

臨溪潯江堡後以地隔生蠻遂廢崇寧間復隸

融王口岩地接王江更爲懷遠軍後爲平江州

更吉州爲從州王江爲允州並隸黔州政和二

年復廢邊更黃忱李坦誑其帥臣程鄰乞存平

州設知州一人兵職官二人曹官一人縣令簿

五人提舉溪峒公事本州管界都同巡檢二人

人歲費錢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八貫六百文米

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石有奇州無租賦戶籍

轉運司歲移桂融象柳之粟以給之及徙融州西北金溪鄉稅米四百九十餘石隸懷遠糜費甚於觀州况守臣到任即奏推恩其子州縣砦堡例得遷官酬賞而稅場互市之利又爲守臣邊吏所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誠爲可憫臣以爲宜罷平州便旣而諸司交言有害無益請復祖宗舊制爲便詔從其言

明

太祖洪武 年古州蠻來降置懷遠縣

按廣西通志懷遠在柳州之北與湖貴靖黎接壤猺獠狔狔蟠據最繁而號黑猺者尤獷悍宋崇寧中古州蠻納土號懷遠軍尋改平州尋復廢明初將軍吳良征蠻降古州峒因割融縣金雞鄉益之列四鎮置縣治於潯江融江之匯顧地形崎角弗稱附郭左右猺獠環居之三甲民遠處諸猺外民無固志

成祖永樂七年柳州蠻韋布黨潘父恭等作亂伏誅

按明外史土司傳永樂七年正月柳州道村寨蠻寇韋布黨等作亂都指揮周誼率兵討擒之命斬布黨梟其首於寨三月融州羅城峒蠻潘父恭聚衆爲亂柳州等衛官軍捕斬之

九年古逢等峒蠻作亂詔討之

按明外史土司傳九年賓州遷江縣象州武仙縣古逢等峒蠻獠作亂詔發柳州南寧桂林等衛兵討之

十四年融州猺民作亂官軍討平之

按明外史土司傳云云
十七年象州土吏覃仁用請收其故部爲軍不許

按明外史土司傳十七年象州土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時嘗任本州巡檢有兵獍二百人今皆爲民請收集爲軍帝不許

十九年廣西參政耿文彬平融縣賊

按明外史土司傳十九年融縣蠻賊五百餘人羣聚剽掠廣西參政耿文彬率民兵會桂林衛指揮平之柳州府上林等縣獍民梁公竦等六千戶凡男女三萬三千餘口及羅城縣土酋韋公成乾等三百餘戶復業初韋公等作亂獍民多亡入山谷與之相結事聞遣御史王煜等招撫復業至是俱至仍隸籍爲民

宣宗宣德元年柳州獍首韋敬曉等內附

按明外史土司傳云云

二年命總兵官顧興祖平柳州賊

按明外史土司傳二年廣西三司奏柳慶等府賊首韋萬賢韋朗傳等聚衆劫殺爲民害勅興祖進兵討平之

宣德 年詔總兵官山雲撫柳州蠻

按廣西通志宣德間雒容縣蠻賊出劫屯聚指揮王綸縱兵殺害良民山雲以聞上命逮治其後山雲上征勦柳州蠻賊首功上謂尚書張本曰蠻性好亂自取死亡可憎亦可憫也其令雲善撫之

英宗正統 年賊首韋潮振等作亂命撫之

按廣西通志云云

武宗正德 年知府劉璉遇賊死之

按廣西通志弘正以後古田多梗馬平雒容諸猺聚黨響應魚峯賊周鑒後相煽爲亂柳州太守劉璉率兵數百禦賊賊敗走璉追之賊偵知援兵不繼還戰璉兵大敗賊焚其尸督臣不以實聞自是賊益肆馬平田土蠶食幾盡縣擁空籍耳

世宗嘉靖二十四年都御史張岳大破賊於柳州

按廣西通志嘉靖間賊首韋金田等占據水陸二路村落爲茶者不可數計二十四年都御史張岳總兵陳圭征之調漢土兵七萬分三哨並進攻雷巖同良平田落滿都博等巢克之遂圍魚窩巢魚窩石壁削立拔地數十丈從來用兵莫能一勝諸將以爲難岳曰魚窩不破即他寨破無爲也遂移鎮柳州督諸將攻愈力賊急呼他寨賊與併守山四周傾灰難置足賊晝夜守不徹山頂繩縣礮石兵一臨寨賊斷繩礮石亂下如雨岳陽令諸將撤圍寨中賊稍稍有逃者岳復移鎮柳城召授諸將方略作久困計諸將猶請罷兵岳度諸將不足與計事間召副總兵程鑒令選勇敢士備親軍鑒選三千餘人請所用岳曰吾欲有膽力不懼死者任吾指揮且死優卹其家於是願從者七十人岳曰足矣遂以七十人屬之鑒令劫寨鑒有難色岳顧左右酌酒洒地誓必滅賊復出袖中紙示之曰此吾二

疏草也寨破薦爾首功不破則爾養寇爲首罪
惟君所擇耳鑒泣曰鑒且爲公死矣時賊巢苦
乏水臭穢觸人每日數人共水一瓶涓滴必爭
一日五賊當守險逕者爭寨中曰熱甚可多予
水衆持不肯大喧五賊怒而去比夜堅臥不巡
警而鑒將七十人至寨下未敢發也先令五死
士持刀學猿猱升木而上五賊守險逕者熟睡
弗覺五死士斬之代爲巡警七十人者冒險夜
登聲喧寨中賊併力出戰而山下兵復乘之火
炮矢刃迅發呼聲震山谷遂破魚窩賊衆自焚
死前後共俘斬四千餘級時有議乘勝兵窮其
黨類者岳曰自秋徂夏兵老矣武固不可驢也
因其撫戢其餘黨由是馬平之三都四都來賓
之北五凡諸渠魁皆自投軍門願爲編民
穆宗隆慶 年賊殺懷遠知縣馬希武總制殷
正茂督諸軍討破之

按明外史土司傳懷遠爲柳州屬邑在右江上
遊旁近靖綏黎平諸徭隆慶時大征古田懷遠
知縣馬希武欲乘間築城召諸徭役之許犒不
與諸徭遂合繩坡頭板江諸峒殺官吏以反總
制殷正茂請勦總兵官李錫參將王世科統兵
進討會長安鎮諸徭治舳艫百艘入石棋傘頭
諸村官兵至板江自東崖直擣懷遠會大雨雪
不能進有村人朱萬世得縣印來獻而諸徭皆
據險以守正茂知諸徭獨畏永順鈎刀手及狼
兵乃檄三道兵數萬人擊太平河裏四港牙寨
槁黃大池是江冷諸村大破之連拔數寨斬賊

首榮才富吳金田等前後捕斬凡三千餘俘獲
男婦及牛馬無算

神宗萬曆元年總制殷正茂巡撫郭應聘等大
發兵討懷遠賊悉平之

按廣西通志萬曆元年督臣殷正茂撫臣郭應
聘檄諸司議以近縣近江諸巢必勦之寇黃土
諸洞白杲諸僮青淇大梅諸徭宜從安撫乃召
客兵土兵十萬六千餘人先遣鎮撫朱萬世千
戶翟廷鸞主簿李材入諸巢撫各蠻俾毋首鼠
願立功者加賞格於是諸徭僮願出兵內助圖
自完賊勢浸孤兵既集應聘令總兵李錫督五
兵船暗伏江口薄暮賊艇數百蔽江下伏兵按
號發銃賊驚奔還我兵泝流砍柵毀囤而進賊
遂遁舟師追之賊艇覆溺無算次日盡發諸兵
分山撲剿賊衆千阻澗鼓噪白盾如牆而進我
兵開營鼓士雙攖其前左哨衝其腹右哨薄其
後賊遂大潰官兵乘勝追擊擣太平河里連破
七團諸巢直抵靖州界擒斬甚衆時天鵝嶺之
北賊已略盡而杲黃大地賊猶聚郡鄧山乃量
畱兵縣北營故地盡移諸兵與坡頭縣南兵分
道夾擊復大破之諸兵追逸賊望一大巢長互
數里崖壁峭絕以合圍大木列爲重柵詢之撫
洞云土徭龍七寨也諸徭稱曰徭官徭王急則
入竄其地官兵攻之賊殊死鬪矢石如雨下有
數婦裸體揚箕擲牛羊犬首爲厭勝術官兵砍
柵直上四面舉火烟焰蔽天賊大敗潰梟斬賊
級及燒死者無算獲懷遠官錫牌及演禽決戰

妖書是役也破巢一百四十餘獻馘二千五百
四十二降其衆五百餘人應聘復用子木議條
善後計謂懷遠舊治環諸徭中四顧榛莽無所
峙守宜更擇其便者至若諸徭新附宜爲聯屬
太平河里四港諸孽屬之三甲猛團七團諸孽
屬之武洛洞桐木合水三門諸孽屬之白杲僮
武生朱應陽統之郡鄧坡頭杲黃大地諸孽屬
之土舍韋昌金主簿李材統之邊田板江諸孽
屬之浪溪寶江良獍千戶羅大本統之河潺蕉
化諸孽屬之背江良獍百戶任邦祚統之庶幾
聯絡勢成不敢復萌異志又於板江堡屯兵五
百人以把總王鸞統之疏入悉從之下所司次
第行遂議改縣治於板江

按明外史土司傳萬曆元年洛容知縣邵廷臣
以養歸主簿謝漳行縣事會上元夜單騎巡徼
萬山中僮蠻韋朝義統上油古底諸僮夜出掠
逐漳至城殺之奪縣印去是夜指揮朱昌蔭土
巡檢章顯忠共提兵決戰斬首三十一級兵校
文斌獲朝義等奪還縣印守巡官以聞乃命總
兵李錫參將王瑞康仁等勦之破上油古底諸
寨斬覃金狼陶狼金等二千八百三十餘級俘
二百二十餘人牛馬器械稱是後殘僮黃朝貴
覃金磊等復合融縣徭聲言欲入富福鎮王世
科復引兵擊之斬黃鼎等五十餘人始洛容在
萬山中城小無雉堞縣官皆寓府城以爲治舊

知縣余涵請遷城於白龍巖不果至是謝漳遂及於難

按廣西通志萬曆元年舉懷遠師都御史郭應聘慮維容城守單弱召上林縣兵一百名協守賊稍戢典史謝漳者委護縣印酒酣嘗語人曰諸賊患在臥榻當并除之賊聞之懼適一商販陶至種村種爭取之弗酬其值商以訴漳漳執二種罪而繫之賊益憤日構羣黨及上油諸賊爲挾撫計會上林兵糧乏逃歸哨守指揮朱昌陰弱不振賊覘知以二年春集黨數十人從隙垣緣入先釋二種急趨漳所掠其印而出遂殺漳仍嘯聚山隘聲言占據縣城報至應聘集三司議謂維容之賊罪在不宥宜芟滅之毋令復滋副使沈于木曰維容之變上油峒賊與焉置弗問賊將盡匿此中宜急擊勿失應聘然之遂檄總兵官李錫等移師維容檄都指揮楊照等分兵攻上油峒約期並舉賊懼獻還所掠印求罷兵應聘不從麾五路兵以二月十五日并進連破托定洛斗金峒古龍黃塘諸巢擒斬首從賊羅顯陽覃明威等共六百四十有奇照等攻上油連破板橋姚峒青島黃泥常安蒲嚴諸巢俘獲首從賊級四百六十有奇各賊散遁匿里廂下良諸巖里廂下良共一山長數里許中寬而曲水石各半我兵緣石磴捫蘿而上上盡復乘竹筏由水潭入乃於筏上架雲梯升崖峭壁嵌岑窅杳非握炬不能一移足賊從暗中見火光卽矢石亂下諸兵相顧駭愕子木與照先令

作長炬數十載竹筏上推入巖口略窺路徑次日選敢死士出賊不意於黑處乘筏架梯緣巖而上賊一聞狼兵聲悉驚潰投潭中溺死無算復擒斬首從賊三百五十有奇撫其黨降之乃於維容縣編里分屯扼塞一守橋鄧隘一守都勒隘一守平徑隘於三板橋設堡一屯土兵百人覈賊遺田九百二十五畝給之耕守於柳城覈賊遺田復安勞堡募兵八十名給田糧五十餘石耕守之又募足里廂堡兵一百二十名分其半於境村立堡以頭目莫希顏及其子顯學分領之給遺田得禾一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餘把以充兵食二邑俱平萬曆三年移維容城自是而柳州安堵矣

四年維容徭復叛不克城

按廣西通志四年徭復叛戕把總李材於坡頭堡尋毀板江堡縣竟弗克城自是縣官仍寓融城若寄公然

十四年維容縣城成

按廣西通志萬曆十七年知縣蘇朝陽入菁峒諭羣蠻卜丹陽而遷焉城郭學校煥然一新羣藩木槌稗販繼屬自是而諸徭翕然向化矣

柳州府部藝文一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唐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泊於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儆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度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柳州東亭記

前人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奧有崖谷傾凸缺圯承得以爲園地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上下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峯闊濶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闕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

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室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前人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僊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背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樗多櫟多篋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

魚及石鯽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甃修形糝稌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峩山在野中無麓峩出水焉東流入於潯水

柳州羅池廟碑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二年民各自務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民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告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歡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連四歸樂生興業宅有新屋涉有新船池園潔修猪牛雞鴨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喜悅嘗與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於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館我於羅池其日丙辰廟成大祭祀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

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之堂侯之船兮兩旗渡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願侯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林充美兮蛇蛟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宋曾鞏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屈指計歸日又咸小其官以爲不足事其逆自爲慮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其憂且勤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民者不過數人耶故越與閩蜀始俱爲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歟蓋吏者莫知其治教之意也意亦其民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由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優歟其風氣吾所諳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苟違節雖中州寧能不生疾耶其物產之美果有荔枝龍眼焦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絕於天下人少鬪訟喜娛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奚不可耶古之人爲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尚足以薰蒸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其陋俗而毆於治居閩蜀上無

不幸之嘆其事出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穎然邁於衆人者不能也官於南者多矣予知其穎然邁於衆人能行吾說者李材叔而已材叔久與其兄公翊仕同年同用薦者爲縣入祕書省爲著作佐郎今材叔爲柳州公翊爲象州皆同時材又相若也則一州交相致其政其施之速勢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人之幸也夫其可賀也夫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一千四百十二卷目錄

柳州府部藝文二

重修柳州儒學碑記

明王啓元

柳州北郭碑記

余勉學

重修羅池廟碑記

戴琰

平蠻記

張岳

征復懷遠記

郭應聘

劉賢良祠記

周孟中

柳州飛來石記

周宗正

柳州府部藝文三

詩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

唐柳宗元

登柳州岷山

前人

柳州二月榕葉盡落偶題

前人

柳州峒氓

前人

酬浩初上人欲登僊人山見貽

前人

柳州署中作

前人

送友人過象州

前人

獨秀山

前人

過柳州

戴叔倫

獨秀山讀書巖

宋沈晦

度崑崙關

陶弼

題伏波祠

明董傳策

覆釜山

二首

顧璘

題伏波祠

黃佐

題立魚巖

戴欽

前題

戴震

柳州府部紀事

柳州府部雜錄

柳州府部外編

職方典第一千四百十二卷

柳州府部藝文二

重修柳州儒學碑記

明王啓元

嘗觀豪傑之生有功於世道也人皆以爲地靈使然余獨歸其權於天何也柳之山川甲天下蓋天地開闢而已然矣河東柳子厚以唐之文臣來爲吾郡刺史則天所以開吾柳也至我朝嘉靖間兩廣制臺張襄惠以大征五都至始築三關外城建鎮粵樓於府城之北郡伯江公實董成焉自是登樓瞻望山川之秀羅列於前應接不暇而天下奇觀若聚而供吾之目賞則天所以培吾柳也曾未數年徐司空以文學鳴余司馬以清節著張司寇以忠諫顯皆府庠也書之國史傳之海內天下仰之如景星慶雲則天所以彰吾柳也茲崇禎戊辰我郡伯江右胡公由南秋官郎擢守吾柳謁廟既竣隨召諸生面諭之曰柳之山川則信稱美矣府庠之三大老亦既應運而生矣吾意殆不止此試思以瓊山之爲海外也而丘文莊蜚東壁之聲以交趾之炎方也而姜公輔樹南冠之幟

此猶遠言之也而西粵之先以宏才翼世廟不有蔣文定乎以雅望佐穆宗不有呂文簡乎權之在天原不以地限人此其左券矣夫豪傑所爲上有功社稷下有功生民人臣以人事君莫大於此吾藉手諸生以効事君之萬一矣先是本庠二師全君廖君與諸生議鎮粵於學少遠然且迅發於三大老倘於學後建尊經閣則主山特盛宜有進於前如公所期許者至是以爲請公曰成大功者必以其漸吾將以明倫諸廡爲建閣之端矣且首重大倫文以經術尤教序也命匠鳩工亟舉其事本道陳公本縣張公咸喜捐金爲助而以巡檢楊玉瑚督修雖經閣有待而堂廡落成規模宏遠矣則天所以新吾柳也因念豪傑之士古稱無待而興矧一府庠也子厚開之襄惠培之三大老彰之已若正鵠之高懸者然乃我郡伯胡公復從而鼎新焉中興之功與開創等且宜進於前有二師之言在又若聖鐸之深警者然豈非天所以眷吾柳者哉諸生勉之其無負公之期許可矣敬述始末紀之於石俾知建閣蓋微以大吾柳願公功以時續庶有以慰諸生之厚望云胡公諱世儁江右南昌人

柳州北郭碑記

余勉學

先王之建國也樹德以基設險以守此其爲慮豫且淵乎昔者儂寇甫平余襄公遂城桂州君子與之與其豫爾馬平當初征蠻寇之餘諸椎髻卉裳方向風脅息人且以承平爲賀而亟城其北郭豈治安之道莫是急乎蓋先人之憂而憂之非漫然舉也吾柳郡城當五嶺西南牂牁水自西北來會遶郡城三隅周

旋東注雖非漢廣亦可謂天塹矣獨直北一面通途數道無封域之限山谿之阻我固可往彼亦可來識者有深憂焉歷數百年卒莫之爲何機會之難違如此哉嘉靖二十四年秋九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惠安張公淨峯征蠻將軍平江伯合肥陳公竹泉以天子命督師討蠻寇於馬平之五都師旣克乃以其暇登郡城周覽焉顧雉堞之繇互俯江流之廻合喟然嘆曰美哉將將乎洋洋乎其斯以爲固歟然無崇岡巨阜爲之殿恐扶輿清淑之氣無以萃且覬覦者易逞猖獗雖平容詎無他慮乎時郡邑諸生有獻議於茲欲城北郭以飭外蔽者深然之念底厥績須良有司適難其人已而崐山王君三接以南京祠部郎來守茲郡首謁於蒼梧卽喜曰是吳中人傑也必能憂吾憂事吾事矣遂以諸生之議畧之俾底行焉君侯省之卽復曰是守職也敢不奉命暨歸乃布德兆謀披草萊躬陟降旣景乃圖考中用極度財計工審時約費爲計簿以請於大中丞曰是果能憂吾憂事吾事者矣苟利生民財用何惜遂褒答俾底行焉命下君侯卽召工師哀材伐石諏日肇緒距北廂闌闢五百步許爲外郭郭之長凡五百七十九丈高丈有四尺基視高省三之二起自西江迄於東冲因勢立基前却委蛇甃以陶甃實屏塗泥故不必隱以金鍾而豐坊表址鞏固如磐石焉卽郭之中爲譙門凡三正北曰拱辰心王室思藩屏也東曰賓職崇陽德布和惠也西曰畱照存陽明燭幽昧也門之上拱辰以樓冒賓職畱照以平屋冒各三間于盾備焉公郭曲折爲敵臺十臺有舍旗幟列焉爲軍營

三營有廬楚戍卒居焉距郭中南十丈築鎮粵臺其高凡二十有四尺應坤之數縱廣凡一百八十尺當二九之數象兩儀也覆臺爲層樓高三十六尺應乾之數凡五間象五行也左右有軒前後有廊皆所以羽翼乎樓旅楹四周象列宿也縱橫視臺樓之中扁曰粵西雄鎮言德威遠被胥底寧也臺南下有堂凡五間東西爲序各如其數直前爲儀門樹坊於中又前爲外門凡三間門之端扁曰龍城書院崇文教且將以象賢也中儀門左右爲碑亭二卽東偏爲土地祠一自堂徂門蕭牆連絡左右布分環匝其外繚以開闔規模氣象翼翼如也秩秩如也是雖因地利成天險而裁成輔相乎堪輿者陰以寓焉是役也內則取諸四所之軍餘外則取諸三哨之士卒而居民會不知有號召之煩凡役於公者人日給銀一分有半圻者倍之梓匠視圻者爲增損木石之直以良楮爲上下總其費幾千幾百兩有奇皆於軍餉取給而吾民會不知有徵科之擾工經始於歲丙午冬十二月未期而臺成踰年而郭就樓觀門堂翬飛鳥革觀者驚猶神靈之所爲靡不嘉我君侯經理之有方也而中丞成始成終之功尤章章於彝夏間然其機會之際殆有非偶然者已吾聞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其視民之憂猶己之憂天下之事猶一家之事也昔中丞視教於茲常以誠明之學誨我諸生暨君侯蒞政告人每以不欺爲訓是其志同其道合雖曠世猶能相感矧生同一時官同一方其任之弗貳勞之弗惜固其宜哉吾柳當妖氛蕩滌之餘獲屢豐之慶中丞又能散其小儲建此長策風氣旣萃人文以宣

外侮潛消內寧益固天人合發交相爲益斯其時哉易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而下其道大光之謂歟又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則又君侯之謂矣二公惠孚我民利及萬世邦人士蒙其惠利遠其災害懷德思報且將卽是祠焉而尸祝之以崇報於無窮垂勸於來世其誰曰弗宜今而後嗣君侯者皆能以中丞之憂爲憂君侯之事爲事則必敷和有民綏厥士女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雖以一簣之覆臺也爲益崇郭也爲益厚若夫匪德是務惟威刑是崇是淫若傳所稱好惡拂人之性則民心攜而叛離作雖有金湯其誰與守又不若折柳以樊吾圃也詩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是非古今之大戒耶是舉也巡按監察御史豐城徐公南金內江葉公世延先後按治莫不嘉乃績俾亟成之副使新建魏公良輔長州徐公禎參議莆田朱公道瀾惠安康公朗參將慶遠戚公振咸有功於提調而魏公職司兵備尤注意焉府同知東莞林君時衷通判觀縣徐君杖推官寧州鄒君邦欽知事臨川周清咸有功於協贊而徐君經費有制出納無爽績尤著焉柳州衛帶俸都指揮張世爵指揮張奎湖廣永州衛領哨指揮陶禮俱有功於督理者也至於日省月試試工程備悉智殫力佐我邦君則惟陶子之能厥功告成郡遣博士鄧炳黃處中屬予爲記因次其事以遺之且以詔夫將來

重修羅池廟碑記 戴瓊

羅池廟州人世祀唐刺史柳侯也侯之得世祀傳者以文故以政故以神靈故嗚呼古來文章政事及神靈精爽若而人生則榮焉歿則已焉久則歇而絕焉

鳥能歷千百數年如一日哉余受簡命分轄是邦入其疆覽其城郭人民間之秀而絃甲而董者皆侯之文也樸而耨比而雍者皆侯之政也復問其俗水旱必禱飲食必祀者皆侯之神靈也官茲土者較守畫一飲醇足矣無事更絃而鼓瑟也故其風教文物爲百粵最明德遠矣造而謁焉變革之餘廟貌蕪蕪余甚懼碧血之漸爲冷風也屬之耆老度重困力不周願迺以歲俸金錢飭材而重構之方薙草適以觀典走京師而侯之文之政之神靈日變現眉睫間而不去於心也遂以其狀告之鄉中人王子曰是殆幾於道者也士不窮安能有立侯之窮以荒裔終幸也余曰侯之幸也彼都之幸也官是土者之幸也侯之司馬末州也記銘鐫云孰使余樂居彝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至是則曰必館我於羅池知百年魂魄依依此土歷晚證果爲道存也是能以其文其政其神靈化荒族之心作纍綬之身也功大者食未思所以報侯者歸亟召匠而謀之工畢集契龜肇功於九月念八日告成於某月某日計爲日凡若干費錢凡若干時襄其事者相與飲酒而樂之因書之石俾後之讀韓碑知侯之文之政之神靈爲功於當時讀王子與余之石知侯之進於道其文其政其神靈爲功於萬世柳之人口而祝之者且繩繩而未有艾也

平蠻記

張岳

聖天子臨御二十四年爲嘉靖乙巳春詔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岳總兵官征蠻將軍平江伯陳圭征剿馬平縣五都諸蠻蠻據險爲巢以十數大者五六百人小不下二三百多儲蓄藏以防

征秋八月徵兵悉會龍城分爲三道右叅政鄭綱監叅將戚振統南丹兵由中道以向魚窩雷巖同銀北岸左叅議趙崇信監叅將孫繼武統那地兵由東道以向馬鞍平田北開洛滿南團口巢副使魏良輔監都指揮李霽統東蘭兵由西道以向都博高桅龍船九月丁卯諸軍按道分攻雷巖北岸平田北開洛滿都博克之遂進圍魚窩馬鞍高桅諸巢冬十一月幕府至自蒼梧廣東右叅政張烜從至畱叅謀畫又檄副總兵陳鑒馳入兼統諸軍晝夜督戰攻技並設無遺巧賊亦隨方爲備明年丙午春三月僉謀緩攻以弛賊備撤圍若去之而施復乘之各募敢死士綠石壁夜登奪其險陬據之諸軍以楯相擁翌繼登戰於陬中又戰於支頂且登遂至絕頂火炮矢刃迅激交發呼聲震山谷夏四月甲午馬鞍破丙午魚窩破魚窩者尤險惡自國初以來凡四攻弗克至是與馬鞍俱破蠻中震恐因撫輯餘黨分兵屯守護旁近居民耕種遂班師是役自秋徂夏嶺外行師未有若是久者而將士効命謀猷審壯異論莫能詳久益奮厲迄用有成功以仰副聖天子詔命是月幕府移駐柳城既又至千蔓周觀營壘閱諸將功最敘刻於崖石山可平石可砥惟聖天子威靈彰播遐邇億萬千年永永無已

征復懷遠記

郭應聘

懷遠故牂牁地與湖貴黎靖接壤猺獞盤據最煩最悍耐殺喜鬪負重綿鐵甲長弩金鼓列陣進止諸夷號黑搖元宋以來叛服歷明與命征蠻將軍吳良總大兵征五谿蠻由懷遠入猺懼請降因割融縣金雞

鄉益縣治於潯江融江之會顧地形崎角弗稱附郭左右猺環居之三甲民遠處諸猺外而猺獞通猺以居素畏猺強瞬息向背無固志成化間後侵入融縣板江諸村當事者以賊鉅兵與爲難久置弗問嘉靖丙午知府江滿乘馬平征師之便請於督府自將征之諸蠻屯大稜嶺羣登山以拒我師失利而還勢益張甚丁未環攻縣城縣官懷印出匿廂民俱星散自是城郭圯墟無一旅之寄而三甲遺民僅延喘息縣官惟僑居府城以冠帶生員揚宦名邑鎮撫朱萬世百戶任邦祚分地撫處遙示羈縻而已隆慶辛未春古田克復以兵威戢諸猺聽命願內屬知縣馬希武乃入其地撫之遂議復城縣與版築計傭作日夜督率甚謹有怠者輒鞭之猺以不平愬者盡罰不少貸民猺子斃杖下者二人諸猺情大拂怨詈日積武又疑宦世兩人與賊合議令世巡上江宦巡下江實疎之也兩人心益離不爲用壬申八月三日諸猺嘯聚二千餘人殺武及管工官經歷俞冕等五人變聞命討之時方有府江之役總督殷都御史正茂巡撫郭都御史應聘議曰諸猺稔惡法無赦然令實激之也今日之舉止於聲罪宜卽征師選鋒向之苟獲其渠魁伸威雪憤足矣孤鼠輩宜盡殲耶萬曆元年檄總兵官李錫挑土兵精銳二萬人叅將王世科錢鳳翔督率以進屯板江錫屯長安鎮會大雨雪連日樵蘇不繼士馬凍甚土官兵無鬪志告息兵期至秋復出願効死力兵備副使沈子木以報乃遣歸而益兵屯長安鎮越數日賊出寇融之長安岡頭村把總王駕督鳥銃新兵遇之擒斬三十餘人賊始退錫言曰兵

之不進固天時亦天意也賊恃鐵甲強弩非廣募浙江兵莫可制又黨以數萬計安所分別之宜用浙兵若干人湖兵若干人備衝擊土兵若干人備搜爬置戰艦若干艘分水陸進斯爲全計聘曰兵法以全取勝竊聞之矣惟是粵西歲入素膏物力方疲狼兵十人之食始當浙兵一卽募浙兵萬人餉非十萬不可矧諸路兵又倍此耶且夷獠素畏狼兵今以狼兵盡不足恃恐諸夷聞之生侮心矣不攜徒黨是益敵也不酌機宜是自疲也願熟圖之乃檄諸司議以近縣近江諸巢爲必剿之寇黃土諸洞北杲諸獠青淇大梅諸獠悉從安撫用浙兵千三百人廣兵千八百人鉤刀兵三千人土兵十萬人及造舟梁繕器具儲糧糗各以職分理咸備會殷御史正茂唐御史鍊疏聞於朝詔報可悉聽臣聘便宜不從中制聘奉命檄諸路兵移文湖廣趙都御史賢貴州蔡都御史文各飭兵備邊遣朱萬世從間道入三甲古龍北杲靖州衛千戶翟廷鸞入都天黃土原任主簿李材入長沙大梅青淇諸巢鎮撫各夷俾毋首鼠願立功自効者如格重賞於是諸伶獠獠未黨獠者咸願出兵內助圖自完而應勦諸惡若勢寢孤已在我掌股間矣十一月初旬諸路兵集聘乃申明軍令刊布諸將吏懸示賞格有不用命者悉如軍法從事諸將吏唯唯乃以叅將王世科領縣北哨統募兵二營土兵九千人以都指揮楊照領縣南哨統募兵二營土兵七千五百人以叅將錢鳳翔領坡頭哨統募兵二營土兵一萬三千人以都指揮戚維善領西路田寨哨統募兵一百人土兵一千三百人聽坡頭哨兼督以原任叅將

郝孔昭領板江哨統募兵二營土兵七千九百名以原任叅將魯國賢往靖州統鉤刀兵而總兵錫督募兵四營土兵一千人戰艦四百艘爲水哨并總陸戰事度地遠近先後督發期以十二月初四日各抵汛地又分遏截六哨防越逸江運一哨護糧餉叅議李文績司糧運副使莊國貞司紀功而監軍督理則悉屬之兵備沈子木也十二月初二日至長安鎮王世科楊照兵先發偵知諸賊屯聚板江據大洲四面列艘恃五灘自固樹柵壘石以拒舟師初三日水師進至羅江立營錫發把總金仲伯督五兵船授令暗伏江口薄暮賊艇數百蔽江下欲衝營伏兵寂然按號發銃諸營兵亦盡寂無聲賊驚奔退吶喊搗鼓徹曙我兵屹不爲動初四日晨錫麾下雷等兵登岸趨賊洲督金仲伯王鸞施有敘兵泝流斫柵毀圍而進郝孔昭錢鳳翔以次至賊舫膽落晨見官兵水陸雲集知勢不敵疾棹向軍廳潭遁舟師奮力追之賊艇覆溺無算次日盡發諸兵分山撲勦連破丹竹潘營桐樓竹瓦火燒合水諸巢東岸賊懼俱西逖期併力致死初九日聚衆數千於楓木大山前阻陡澗鼓噪來衝行列如牆而進我近開營鼓士雙櫻其前左哨把總李存忠衝其腹右哨把總王槐兵沿澗直薄其後賊遂大潰棄金鼓甲冑越大稜嶺走官兵盡搗田寨楊峒諸巢追至縣治十五日王世科報遁賊北渡潯江合太平河里諸賊集天鵝嶺錫乃以水兵截潯江督諸路兵結舟畫渡分哨前進王世科率南丹兵先過江抵南寨賊從天鵝嶺來衝指揮江濬兵奮趨擊之梟披甲束帶二人賊大奔敗聚腮江獨峒間十九

日官兵乘勝追擊搗太平河里連破慘口蓬葉三轉腮江巴峒猛圍七團諸巢直抵靖州界擒斬甚衆正月初七日魯國賢統湖兵至進勦諫冲及大藍公和諸寨時天鵝嶺之北賊已略盡會錢鳳翔報果黃大地賊聚郡覺山勢張甚聘會錫量留兵縣北營故地盡移諸兵與坡頭縣南兵分道夾擊復大破之俘獲甚衆十六日諸兵追逸賊望一大巢長亘數里崖壁峭絕以合圍大木列爲重柵詢之撫洞云上搖擺七寨也諸獠稱曰獠官王急則入竄其地官兵度日暮分屯近山次日江濬兵從間道繞賊後金仲伯路秉忠兵從中路施有敘王鸞張左右翼而進土兵繼之賊殊死鬪自已至申官兵以死決戰斫柵直上土兵乘勢大呼而入四面舉火烟焰蔽天賊大敗潰梟斬賊級及燒死者無算獲懷遠官錫牌及演禽決戰妖書知爲獠魁三窟也是戰我兵多負重傷把總石密哨官韋希官隊兵莊法旺等死事數十人然窮窟遁數根株盡拔矣諸獠餘黨逃匿上下搖擺者李材督已撫擒斬六十餘人其匿上下黎者錫遣諜者悉諭降之乃議旋師移維容討賊以王世科留屯善後時二年二月十五也凡破巢一百四十餘獻賊三千四百五十二俘童穉一千名口獲牛馬器仗五千有奇降其衆五百餘人捷聞賜正茂應聘錫各白金綵幣聘陞俸一級餘將士陞賞有差後聘用子木議會殷都御史正茂唐御史鍊條議懷永善後合十事上之其議懷遠者四一曰移設縣治二曰聯東民獠三曰選立社師四曰慎固兵防疏入詔悉從之下所司次第行焉是役也布政司楊成按察司高察具一

介叅政鄭茂僉事夏道南知府許岳彭文質皆贊決大計與有勞勩云

劉賢良祠記

周孟中

忠義人心之同然惟無所利者有憂天下之志而後有憂天下之言感激而發雖若得已自有不容已者矣若夫有所利者雖身當天下之任言固不可已而亦已焉此天下之所以日趨於危亡而卒莫之救也嗚呼忠義豈非世教之大閑哉唐之季世宦豎橫恣把握國柄天子孤立於上羣臣側目於下禍稔蕭牆患生帷幄當時在廷之臣無有一人能言之者劉公黃昌平人由賢良對制策感激痛憤指斥權奸言詞剴切大率勸文宗判忠邪之分專將相之權遠刀鋸刑餘之賤以復掃除之役正中外南北之官以示畫一之法其言皆鑿鑿可行惜乎主司馮宿嘆服而不敢取宰相裴度韋處厚抑讓而不欲言公由是不得仕於朝竟貶柳州司戶間行田畝墜馬而亡家人具棺殮以載鴉鵲銜枝螻蟻連土已覆其半人見其異遂封土成墳今在鵝山下五里許有石刻曰劉賢良墓鄉人水旱疾疫必禱禱必應焉嘗聞漢楊震沒有大鳥悲鳴其前流涕而去宋岳武穆廟樹枝至今皆南向古今忠義之感鳥獸草木猶若有知彼奸諛者獨非人乎哉於戲自古天下之害莫有大於宦官其禍至使先君不得正其終嗣君不得正其始宰相諫官一無所言天下何人復敢言耶公起自草萊披瀝肝膽為天子極言之其志在痛社稷之危生人之困而不欲竊一命之寵故忠義之氣感激而發自有不容已者矣彼宰相如裴韋之勳舊賢德其於言也

在可已乎不可已乎乃噤無一語豈其志患激中官之禍而委曲以為社稷之計耶然於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殆未之聞耳况自是以後中官之勢益盛而唐家之業日趨於危亡矣由是觀之借曰不利富貴三尺童子亦莫之信非李邵能以已所授官讓黃其誰為國復申一喙哉雖然公之志不得伸於當時後世人主讀其策而謹履霜之戒大臣讀其策而知積豕之義學士大夫讀其策人人皆以公之心為心而不屑於富貴其何憂乎宦官之禍於戲忠義豈非世教之大閑哉成化十三年廣西布政司右叅政三山黃公墳治公墓繚以周垣且謀諸僚屬阮文英建祠柳州城西關外春秋有司率邦人之彥祀焉尚未有為之記者余奉命督學始至柳夢有冠服偉人以丹一顆授余而吞之既與叅議林公同僉事李公延俱拜祠下退謂余盍記以風後學余述夢云然林公曰是賢良殆以丹心託子腹中矣遂書此授知府周欽同知曾綸刻焉

柳州飛來石記

周宗正

余始至全陽登湘山見所謂飛來石者詢之老衲談甚悉云自羅浮飛來余意羅浮去湘山數千里即有神物挾之以飛亦未應若是其遠况羅浮之石嶙峋南海之上不下千里區誰能歷其地而驗其飛去之跡果與此石度長絜大乃知其的自羅浮也石而飛已可駭愕而謂飛自羅浮則愈怪誕可疑矣無何西山陳王客虛峰陳黃門二先生招飲儒素堂酒半具言柳州山書院壬寅四月七日午時有石一區乘風雨雷電飛入應泉井中頭昂尾低狀如龍馬此耳目所

逮時日無幾殆非傳聞影響者比余方疑湘山飛石而顧有此即日偕寮案憚子袁子往觀之見其形狀頗具高三尺長六尺闊亦不下二尺有奇重可數千觔即使好事者舁而措之非二三百人舉之莫勝况其自墮井中僅與其石甃廣狹相當雖人力巧為排妥亦不若是之湊合而無牴牾也訪之守者云其日午時風雨晦暝雷電大作初未聞墜壓震壘聲雨霽雲收忽見池中有此石也噫亦奇矣

柳州府部藝文三

詩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

唐柳宗元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薛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登柳州岷山

前人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柳州二月榕葉盡落偶題

前人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驚亂啼

柳州峒氓

前人

郡城南去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鵝毛禦臘縫山罽鷄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問重驛欲投章甫作文身

酬浩初上人欲登僊人山見貽

前人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柳州署中作

前人

南州溽暑醉如酒幾几獨眠開北牖日午睡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送友人過象州

前人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住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

獨秀山

前人

孤峰不與衆山儔直入青雲勢未休會得乾坤融結意擎天一柱在南州

過柳州

戴叔倫

地盡江南戍山分桂林北林火雲三月合石路九疑深暗谷隨風過危橋共鳥尋羈魂已愁絕不復待猿吟

獨秀山讀書巖

宋沈晦

老鶴下遙天昂昂在林表露毛臨野人逸氣秋天杳矯矯顏始安不受冠帶繞清真自嵇阮一醉萬事了讀書空谷中生芻白駒皎長哦五君詠極目送飛鳥

度崐崙關

陶弼

關路下崐崙蠻封迤邐分春光偏著草雨意不離雲俗異君修德時平將用文臨溪照綠水老鬢雪紛紛

題伏波祠

明董傳策

矍鑠猶傳定遠謨白頭心事半馳驅瀧流飄發投鞭斷島嶼依微發嘯孤志託風雲堪躍馬身依日月尚還珠百年論定君何在庭木蕭蕭客自呼

覆釜山

顧璘

城中遙望碧氤氳擬作浮空一片雲來上峰頭看氣象分明平對玉宸君

又

前人

天低石角雲長擁風掠巖腰樹半摧秋氣忽寒高隼避午陰將合老龍回

題伏波祠

黃佐

高山巍石鎖崔嵬長夏煙飛午未開南海樓船從此去中原冠冕至今來武陵一曲風塵靜銅柱孤標日月迴千載伏波祠宇在漢朝何處有雲臺

題立魚巖

戴欽

小龍潭上立魚山絕壁懸蘿豈易攀金磴斜分天路轉翠霞高抱玉峰閑峒中日月平吞吐江上漁舟自往還清嘯隨風落牛斗置身遙在五雲閒

前題

戴震

何年矯首錯雲山天闕疑從此際攀北海有靈誰破浪南臯無累學投閑驚飛鱗鬣交風雨寥闊天淵縱往還不肯清川尚潛處長留突兀與人間

柳州府部紀事

唐書薛仁貴傳咸亨中仁貴以大非川之敗貶象州後召爲都督擊突厥突厥問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聞薛將軍死象州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皆相顧失色因進擊大破之

劉黃傳黃自對策後有甘露之難令孤楚牛僧孺節度山南皆表黃幕府以師禮禮之而中人深嫉黃誣以罪貶柳州司戶

宋史楊居政傳開寶間居政知賓州築城禦寇賊不

敢犯以前守蒙延冰與其弟延錫爲賊所害乃於州創田宅使其二子居之後延冰之孫登第實居政之力也

張守約傳歐陽修薦守約有智略知邊事擢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爲邊患捕誅之修復薦其可任將軍袁抗傳抗爲桂州司法叅軍撫水蠻寇融州轉運使俞獻可檄抗權融州推官督兵糧與謀軍事蠻治舟且至抗卽楊梅石門兩隘建水柵二據其衝賊不得入後因置戍不廢

狄青傳儂智高招納亡命率衆千伍沿江東下攻破邕州所向得志時狄青爲宣撫使督諸軍討之至賓州駐十日值上元節令大張燈饗軍校夜二鼓忽起至曙已大破智高於崐崙關焚城夜遁

張庭堅傳時以元祐黨爲忌庭堅猶言司馬光呂公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與蔡京不合忤旨列黨籍徙象州

通志容縣東門譙樓北有禁鐘一口蓋唐貞元遺物也重無慮百鈞鐘懸以亭大蓮塘有銅鍋一口風雨晦暝鐘則飛往相搏頃之乃復成化三年都憲公作府治禁鐘載至龍灣忽墜於水衆力莫舉狀聞遂寢無何守備指揮尹公欲徙之西城牽負百夫莫致衆不可而還之止用其力之半

名山藏臣林記沈希儀貴縣人督府王守仁薦爲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岫城外賊巢比比前後兩知府被賊殲官出城必甲巢近城者曰五都最險賊最獷所擄獲人畜最富官兵不至百餘年希儀乃卽用柳兵千人與百戶紹宗分擊之賊懼因熟稽

爲解乃以其所擄生口牛馬爲獻賊素怯柳兵至是始知柳兵勁也大凡巢賊縱橫皆繇熟谿及城中黠吏民爲耳目官府動色賊雖谿峒千百里外輒知一議征剿口語沓沓手足已露以是得爲備甚者我所任爲嚮導往往誤人入死地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入掠至活脫不可蹤跡希儀以爲圖勝賊當先得其情得賊情莫如謀謀而使官軍人賊疑察知諸谿中不能絕我商賈人陰求販者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曰吾素知若輩通谿吾不罪更與若輩試爲我詞乃人給五金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絕棧深箐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輒奔走報希儀厚賞而祕之希儀欲走出則使心腹人爲旗頭引之至期鳴銃三兵皆聚命曰出某門盡買第從旗頭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奔追殲之已賊寇他所希儀軍已先在賊或潛寇絕遠村聚度官軍所必不至則希儀軍又先在賊始驚以爲神希儀始至柳令諸谿出入買賣遊戲城中無禁時入府見希儀希儀兒女之久之擇其便巧者厚賞之使詞賊賊發輒報又輒厚賞令諸谿妻入見其妻其妻好慰勞賞之針線包帕簪諸物又命諸妾婢灌之酒察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加勞苦之私賞益倍更以珍菓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勿令人知也諸谿婦歡喜皆來希儀妻傾筐篋給之盡而其戒勿令人知者谿婦又洩而誇之以爲夫人愛已諸谿婦皆咬其夫報賊輩已得入府受沈夫人物而希儀間又使人陰以夫人命賜物諸谿婦自是益知賊中消息或諸谿不言者諸谿婦因其使人附耳以報希儀既得

賊時牽輕騎勦其尤劇者一二家兵至繞繩記之諸軍第捕緝以內家出數里停軍審究諸谿中老弱婦女牛畜被獲者悉還之諸谿皆喜以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搜斬不爲賊者我乃不敢言賊時時言我輩無益也如今我乃敢言賊矣希儀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谿檄之曰若奈何助賊戰頃之搗而盡殲之自是所勦巢無敢助賊戰者勦無敢刀弩而門矚者希儀獲劇賊不殺剜兩目賞之金返之自是他賊有所擄掠第用矚目者騎而一人率以詣賊使徵之以給被擄之家賊不敢隱盡還所擄掠而矚目者輒求多賊至出自所有益與矚目人以是不爲賊矣希儀歎曰當世固多良將也患在牽制躡之不能展耳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險易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何可縷數也刻畫進退揀已然待之亦悖乎且今爲將者貪暴而昧算者也昧算故不得不受計於上貪暴故亦不得不爲上制吾治兵必請督府乃發吾治文書而吾掾史知之督府檄下而督府掾史知之夫事機不敗於札牘之煩而緩急不左於期會之豫哉希儀每治兵不請督府勝則上首功而以邂逅追賊爲詞希儀嘗欲出勦乃佯病所部入問希儀曰吾病思鳥獸肉公等能與我獵乎因出城二里而止軍所部始知其非獵也希儀既耳目多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人則又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跼血瘡以死或餒槁崖谷中希儀又每以甚雨淒

風之夜察賊所止無論東西巢悉使人服衣帽與草同色潛持銃往發之東西巢盡驚沈公來矣裸挈妻子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一至於此黎明下山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詞之城中希儀坐城中不出也東西巢益相顧怪駭益落胆易面爲好谿種矣希儀在柳先後十餘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谿賊弩中知府膊者也累捕不得有報扶諫巡鄰巢三層巢者希儀潛率兵勦之則又與三層賊往劫他所希儀盡俘三層巢妻子歸異時希儀俘賊妻子盡以畀狼兵至是獨閉之空舍飲食之陰使狼兵數百人時時怒而挺刃矚恐之希儀佯執鞭痛鞭使退又使熟谿謂諸谿之亡妻子者曰得韋扶諫還矣諸谿亡妻子者悉來投希儀令人空舍視之其妻室童弱相率持哭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久矣已怨且言扶諫豈汝爺汝娘不縛以贖我諸谿心割復見希儀希儀曰無他欲得扶諫耳諸谿曰爲公圖之公切勿以我妻子與狼兵也希儀曰諾犒而去之諸谿跡扶諫所在往見之謬言我輩失妻子計窮矣惟有更相隨作賊耳扶諫喜乃詭相與計復與扶諫出巢因醉而縛之置巖峒中而使熟谿請易其妻子於三十里外希儀令人鎖妻子刃挾之至三十里令曰諸谿劫妻子者殺妻子然後戰諸谿白希儀曰我等已縛扶諫置巖峒中獻之恐讎公自取之希儀得扶諫遂歸谿妻子矚扶諫目截耳剔心拔手足斬之四懸諸城門希儀威信既著率令將攻谿谿雖懼讎然不敢不往嘗與期天大雨悉泗溪至人謂

廣西將軍韓觀山雲最知名顧能使猺不作亂而已能使猺攻猺未有如希儀者也

柳州府部雜錄

龍城錄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歟

府志唐柳子厚爲柳州守人歌之曰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株柳拂天

柳州府部外編

府志唐貞元十八年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殮葬於城北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來求其葬不得筮五月甲辰於秦喇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責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塚上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觀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言是邇吾墓意今則平矣直社之北二日舉武吾爲子絕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

緋衣衾凡自塚之物皆在州人皆爲流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

甘佃象州人家富而樂施凡窘戚有求者未嘗少吝性靈異決禍福如響一日聚鄰里告曰吾已厭世矣言訖遂瞑目而逝鄉人立廟祀之

融縣梁熹吳輔宋末人甚驍雄捕盜數有功後戰沒累著靈應宋各封侯廟食至今猶顯玉融有一洞在半山其白首處也每歲鄉人嘗見其出入其出也千乘萬騎戈甲旌旗光耀奪目最後執二黃纛者出則二神繼出隨從擁護旌幢繚繞莫知其數其入也亦然樵採者遇之輒大病鄉人云若見其歸則其年邑中豐稔少疾疫盜賊之事若見其入則不利蓋常先兆示於民云

元至正二十四年象州清規院旁一池其中有龍寺鐘自脫入與龍鬪夜去曉回勝則聲振林木不勝則暗一日不回僧往視之見龍雄據鐘於池寺尋廢值冬水落清徹猶見其形